

當學術面對民意時



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裡，多元價值、多元觀點本來就是常態，多元本來就是值得珍惜維護的。不過，多元也有它的代價與有待經常重新商議的問題。例如，由於觀點不同，有時沒聽懂對方的意思而不自知；有時即使願意講理，卻難以將對方認為重要的理由當作理由來斟酌；有時雖然願意稟持公平的態度，卻難以將對方認為重要的問題當作問題來處理。而在必須共同做下決定或落實社會選擇的時候，多元意味著總有他者與反對者。

在國科會走向科技部的轉型時期，人文處也面臨關鍵性的抉擇。當學術面對民意時，學者需要從專家的身份站到公民的位置，由公共的觀點，而不能只由自己的價值取捨出發，去思考學術的價值，以及從事學術研究的意義。在公民位置、公共觀點下，其實人社研究多元多樣的格局，已經對臺灣社會有很大的貢獻：它使臺灣的民主多一點講求證據與道理的內涵，而不至陷於權力、權謀，以及價值衝突下的角力與競合。而且我們不得不加入全球競合的行列，但全球化卻會使貧富差距大幅擴大。這種涉及價值衝突的貧富問題是深沉的社會衝突的根源。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在地實踐，是調節這種衝突、維護社會正義，以及使人在現代社會裡活得有品質有內涵有尊嚴的重要源頭。

在走向科技部的關鍵時刻，除了面對民意，學者也面臨由研發創新而帶動的「關鍵科技、專利（智財）佈局與重點產業」連環套的情勢要求。但人文社會學者所做的，是傳承與創新。他們的創新大抵落在難以由市場機制調節的「公共財」的領域，例如制度創新、社會創新，或理念與觀點的創新。人文社會的研究創新，總是歷經難以道盡的甘苦。深刻的反思，嚴格的論述，長年的反覆斟酌與琢磨，都是必要的歷練與過程，但最後成果卻常令有意一探究竟的民眾望之卻步。對此，人文社會學界應可建立起推廣人社新觀點、新詮釋、新研究成果的常設做法與制度，並培養這方面的人才，讓民眾與科技人可以近用這種特殊的公共財。人文處長年以來推動的經典譯注與活動（本年度即將展開「在臺灣翻譯世界，在今天想像未來」的活動），是結合學術與推廣的傑出範例。

學術研究是人文社會學者的本務。人社實踐與推廣是人文社會學者從專家身份到公民位置，以及由公共觀點到建立公共財所形塑出來無可取代，也無可旁貸的社會責任與貢獻。而且，走到深處時，人社實踐與責任本來就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自然會有的內涵與承諾。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

鄧育仁 處長